【放眼天下】

罗斯福的遗产

□刘亚伟

人们看到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从上世纪的朝鲜、越南、海湾,到本世纪初的阿富汗、伊拉克,近来又针对叙利亚和伊朗提出制裁,会以为这是一个喜好穷兵黩武的国家。而历史上的美国恰恰相反,自美国立国以来,孤立主义一直是美国传统的对外政策核心。早在1796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就提出:美国“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不能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和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义”,发展了华盛顿宣布的原则,提出欧洲任何列强“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美国决不卷入欧洲的纠纷中。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组织的倡议,遭到国会孤立派的猛烈攻击,最终挫败了威尔逊加入国联的外交努力。

二战爆发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情绪强烈增长的时期,一个由参议员领导的调查认为:1917年的远征欧洲,耗费了美国人大量的鲜血和金钱,既未使世界获得安全,也未能制止战争再次爆发,甚至连战争期间借出去的债款也未收回。

1935年,墨索里尼进兵埃塞俄比亚时,由于担心战火再一次把美国卷进去,美国国会连忙通过一个临时中立法案,规定“美国对各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为期半年”,把自己的中立立场、孤立主义政策和对欧亚两洲的混乱局面不闻不问的决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之后,国会又制定了更加严厉的1936年中立法和1937年永久中立法,前者规定禁止向各交战国贷款,后者规定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战区,不准武装美国商船。可以说,中立法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关于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立法。

随着二次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罗斯福总统对这种中立态度日益感到不安。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罗斯福没有像以往那样根据中立法宣布武器禁运。罗斯福对此解释道:“如果我们宣布了中立,情况又将如何呢?日本固然不能从我们这里购得任何军火,实际上它现在也并没有购买军火。中国则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英国采购,经由英国、新加坡向我们采购军火。毫无疑问,美国军火今天正在运往中国。”

这大概是罗斯福最早公开表现出来的思想转变。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中国首都南京危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亟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游说。1937年10月2日,胡适与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拜会罗斯福,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撑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罗斯福被来自日本的危险彻底唤醒了,10月5日,罗斯福发表后来被称为“隔离演说”的重要讲话,斥责“在当今世界开始出现的恐怖统治和国际上的无法无天行为”——违反条约、侵犯弱国、没有事先警告或军事理由轰炸平民百姓、煽动内战,使无辜的毫无防御的国家成了牺牲品。

这篇后来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文献之一的演讲,其中涵括的精神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接受,引导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最坚定的一员,导致了联合国的成立以及二战之后直到今天几十年国际和平局势的出现。

这不是未经考虑的一时义愤的爆发,而是罗斯福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遗产。上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地球村概念、全球化一体趋势……都从罗斯福的思想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启示。

但这篇影响深远的讲话在当时几乎激起了所有美国人的不满,罗斯福受到大多数美国报纸的攻击,被严责为战争叫嚣。罗斯福后来心有余悸地对他的幕僚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你正试图带领人们前进时,回头一看——后面却空无一人。”

(本文作者为自由作家、独立学者)

【读史札记】

曾国藩是特异环境中的产物

□王开林

历史学家梁启超对近世人物多有酷评,少有推许,可他着实为曾国藩说了一大篇好话。他称赞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艰苦,如斯而已”,他对曾国藩的志向、趣致、性格、胸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了敬意。

以脾气古怪著称的大学问家辜鸿铭对近世人物同样是多有讥刺,唯独对曾国藩肃然起敬,他曾说:“微曾文正,吾其披发左衽矣。”其深层的意思是,没有曾国藩,洪秀全早已将中华文明扫地以尽。由此可见,曾国藩存亡继绝,不仅拯救了一个没落的王朝,更挽救了中华民族的衣冠文物,因而得到辜鸿铭的尊崇。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角色,他既是清王朝的铁杆保卫者,又是它的掘墓人。这话怎讲?湘军和淮军的成功助长了地方军阀的势力,最终使清王朝眼睁睁地看着南方诸省纷纷独立却无可奈何。曾国藩被后世史学家封为“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时至今日,一位关心近代史的读者单凭个人好恶完全可以不喜欢曾国藩,但也没办法回避他、绕开他、忽略他。曾国藩身上既有光明温暖的一面,又有阴暗冷酷的一面,今人不妨将他作为最典型的标本细加剖析。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之所以能够猛然振作,能够有大抱负、大担当、大作为,都与曾国藩这只“领头羊”息息相关,他将湘军做大做强,开启了一道湖南人才资源的大闸,最终赢得“半部中国近代史为湘人写就”的盛赞。

曾国藩是近代湖南一面最具感召力的旗帜,这么说,绝不是一句讨巧的捧场话。现代名将蔡锷具有鲜明的民主政治理念,他对曾国藩、胡林翼的才智和功业一直推崇备至,亲手编辑《曾胡治兵语录》,加以评点,作为陶冶官兵思想情操和提高军事素养的教科书。他在序言中对两位湖南先贤赞不绝口:“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佼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象,尚属非难。其所论列,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爰就其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按语,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袍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

以往,人们受到极“左”的历史观念误导,在政治立场上心怀顾忌,不敢取正面的角度去看待曾国藩,这情有可原。如今,曾国藩走出了浓厚的妖氛,成为了热门人物,世人的态度再度裂变为二:一是依然莫名其妙地鄙视他,依然人云亦云地咒骂他,视他为近代阴贼险狠、凶神恶煞的最高代表;二是奉他为近代完人和圣之时者,将他的《挺经》、《家书》视作修身立业的至尊经典。

应该说,这两种具有极端倾向的态度均有失偏颇,曾国藩既不是什么成色十足的刽子手和卖国贼,也不是什么近乎完美的英雄和圣人,他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环境中特异的产物,你说他亦白亦黑、亦好亦坏、亦忠亦奸、亦正亦邪,就差不离了。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至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那套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论,是不是契合了当代的先进文化,这就绝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毛泽东诗词赏析之四】

《水调歌头·游泳》

□吕家乡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

《水调歌头·游泳》写于1956年6月。1956年是新中国编年史上最好的年头之一,也是毛泽东人生的鼎盛期。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意在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找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以此为指导思想,1956年9月召开了党的“八大”,实事求是地绘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

这首词写于“八大”前夕,从中可以看到领袖为国事操劳、繁忙又从容的身影。本来是在各地紧张地视察,却说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似乎是在悠闲地旅游,兼尝沿途美味。这个开头就把作者和读者的距离拉近了,从而增强了全篇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这既是实写横渡长江的游泳活动,又有象征蕴涵,自然地让读者联想到毛泽东披艰历险的战斗经历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迈气派,从而受到极大鼓舞。下文关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必须抓紧时间的感慨,只是作为诗人的个人抒情而非号召,但对于读者却有巨大感召力。接着写长江大桥“起宏图”的施工图景以及关于三峡工程的设想,也是作为普通游览者的感受,而非领导人的指示,却能唤起读者强烈的共鸣。那时亿万中国人民怀着“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自豪和信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为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变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意气风发地日夜奋战。

在《游泳》中,毛泽东作为诗人和读者心心相印,成了他作为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关系的写照。词中对三峡工程的想象,引入又改造了“巫山神女”的神话传说,突出了三峡工程的审美价值,而隐去了它对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这种写法是符合诗词艺术的内在特点的。如何按照艺术要求去把握世界和表达世界,诗人和作家当从中受到启发。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前日,与一位刚大学毕业的女孩谈起时下的爱情。女孩执意要找富翁、找有钱人,最最不济的也得门当户对。女孩说,没有经济条件就没有爱情。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了上世纪三十年代。

在我所念的书中,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富于激情的年代,一代有知识的年轻人都特别痛苦,纷纷从家庭出走,渴望新生活,强烈地、激情地反封建。他们追求个性自由、恋爱自由。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浪漫史,浪漫得叫现在的人羡慕。现在,有谁能有这样让人销魂的浪漫史?而且,随手翻翻那时的畅销书,书中的人物个个反对婚恋搞门当户对,反对讲血统,觉着人

【人生随想】

向往上世纪三十年代

□于艾香

生而平等,讲门第就不是新青年,更不是觉悟的青年——哪像现在,人人都觉得门当户对才能造就好婚姻。连我这个向往那个年代的人,在这个大势下也基本同意门当户对有它的道理。想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觉新觉慧们,他们若是知道我们现在这些心念,不知会怎样痛心。他们苦苦奋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追求真爱,为爱情舍生忘死,哪里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居然又将他们反对而且为之痛心的东西“翻回来”,或者说捡回来,老调重弹,小小年纪都当起了高老太爷,一派霉腐味。他们若是地下有知,听听现代青年搞恋爱时的金钱与门第观念,他们会急得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

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青年们人人怀揣自由梦想,走在细雨蒙蒙的小路上,在封建的大背景下,他们飘零、孤独,但却一直在挣扎奋斗,与那个罪恶的社会抗争,与那些握有家族权力的老封建们抗争。最叫人心向往之的是他们恋爱的激情——每个人都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为他们飘零的身影投下浓浓的魅力。丫环出身的四凤们与翩翩少爷为着富于人性的恋爱理想天天准备着私奔——现在,别说是丫环出身,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打工妹,也休想找到“觉慧少爷”。因为你不配,你是什么出身呀,觉慧少爷又是什么出身呀,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搁上世纪三十年代,谁若这样说,你就算与“时代”、与“前沿”、与“觉悟”永远无缘了,你就是“高老太爷”,你就会被“新青年”抛弃,个性自由的队伍里就不会有你的位置。我常常想,一代丫环——四凤们是多么幸福呀,她们有幸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觉慧们为着恋爱自由难分难解。若是现在,四凤这丫环连觉慧的面都见不着,就算见着了,觉慧也不会多看她一眼。除非四凤做了三陪小姐,那时候,觉慧也只能在夜总会与她相见,给四凤几百块钱买个一夜春宵。想为爱情私奔,那也只能是天方夜谭了。

曾经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给了少女时代的我多少梦想,我只羡慕四凤,想做四凤。我幻想着时光倒退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就是高老太爷家的四凤,为了爱情,为了反封建,我与觉慧浪迹天涯,前路是风,前路是雨,这都不怕,只要有你。后来,我就种下了一个心病,老是向往上世纪三十年代,老是在恍惚间把自己当成了四凤。有时在梦里也有这种情景,有人喊我四凤,我茫然四顾:觉慧呢?觉慧在哪里?

现时代已经没有觉慧了。年轻女孩瞪着大大的眼睛说,现在,觉慧已死。时风如此。年老的我喃喃着,的确,往昔不可追。此时彼时,何其天壤之别。

(本文作者为济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